

画
漫
集

一
函
三
册



畫墁集卷五

關隴叢書

宋邠州張舜民撰

賦題跋論

長城賦

并序

甲戌之歲予奉詔出使馳驅王路行次懷柔之北
得古長城焉因感而賦之固以涉獵古今亦兼風
戒之意云

予昔遊驪山之上得靈臺之遺基今過燕山之下見長城
之故址自非達觀安能齊萬物而一指予本儒者未免非

非而是是竊嘗聞長城之役不獨在秦而已燕趙歟其前
始皇繕其後西首臨洮東被於海實萬有餘里我今所見
如東海之一波泰山之一簣西望之而不極東循之而無
際停驂緩轡獨立而喟徒觀其隱若壞塚屹若長隄荒煙
蔓草日落風淒豐狐之窟屢易狡兔之徑多迷下有朽骨
旁有斷杵曾未知何鄉之人誰氏之子非閭左之丁男則
關東之獄吏當是時也蒙恬章邯之方造陳勝項籍之未
起爾胡不採芝於商洛山中種桃於武陵溪裏養浩漚和
長生久視胡爲乎顏色枯槁形容憔悴之如此也其後百

有餘歲孝武皇帝閔平城之阨憤冒頓之書赫然發怒慨
然下詔奮然興師斥單于於大漠之北開亭障置烽燧出
長城於千里之外此非城之功又數百年五胡分擾邊馬
飲江氍裘被於河洛鳴鉦鬪於上林此非城之罪及乎周
隋至於唐晚亦我出而彼入將屢勝而屢敗莫不火滅煙
消土崩瓦解解餅罄恥兔亡蹄在城若有知應爲感慨方
今遐方面內百蠻冠帶指乾坤之闔闢以爲門戶盡日月
之照臨以爲經界戴白之老不識兵革垂髫之子盡知禮
節庶矣富矣震盈豐大求之古先莫與京對在易有之萃

以除戎器戒不虞既濟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儒館先生稽首再拜不敢多陳伏願聖神念斯文而爲戒

火宅賦

并引

直言之不能信故借外而諭之正理之不能奪故指物而譬之孔子謂能近取譬爲仁之方孟軻書大抵以譬喻入人故曰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釋氏書有火宅舉是皆欲誘人而之於善也予竊避之故爲賦云

仁宅不能入火宅不能出聚五蘊之幻材依三界而建立

其宅朽故土穿本蠹雖樂居處實同暴露寢食安燕不覺
不悟哆大矜華誇高逞富金玉滿堂簪組成行珠櫛璧房
冬溫夏涼地控水陸路直康莊賓客候門趑趄徬徨執侍
番輩坦腹在床攬捩挨枕婢僕強梁騰蹕蹕轅車攻馬良
耳聾絲竹鼻鑿羶薌口爽滋味體倦衣裳朝醒暮酣旦取
夕忘三槐九棘卵翼揄揚外嫺甥舅許史金張門可炙手
室如探湯春來秋去其樂未央檀槐改而不舉回祿監而
不讓以致寶臺灑熄武庫騰芒城門煙塢宣榭熒煌閔池
魚之亡及略廐馬之或傷客無商丘姚光之賢術靡樊英

郭憲之長不取淳于之前識寧免牧子之後殃而況名薪
積而如山利膏流而如川五欲橐籥三塗熾然火自心起
倏爾大作肇本中除次及堂筵鄰里奔迸鷄犬攀緣鬱勃
赫曦芬輪轉圓烟埽慧天煨燼沸泉千雷隱赫萬電回旋
風搏羊角雨洒蝸涎凌爲流星散作燎原十里避熱百里
聞羶當是時也巢居飛揚穴居深藏或爇毛而殺羽或跳
竈而乘墻各奏生路安得緩步已半生而半死猶或散而
或聚頭角崢嶸腸腹回互齟齬唯肝睚眦嗥吹魑夔蹲踞
鷹鷂拘怒吮血含腥飲膏挾乳或閔或潛一啄一顧又有

狐狼野干焦頭爛額成輩而出鼠竊狗盜瘦形匿影投隙而入或祛篋而半焦或探橐而全溼莫不幸災樂禍乘危利急厥有居士觀此擾攘迫迮之勢閱茲愚迷顛倒之徒內外悲作念思惟我有膂力一身已出顧彼兒女火來迫身寂復不知貪著戲弄東走西馳亦復不知何者爲火何者爲宅無憂無怖孰安孰危我當作計誘而出之於是飾以三車列於門外惟羊鹿牛照耀行路兒女見之喜悅爭取一時走出列於通衢露坐清涼安穩快樂得免斯難隨力而受乘此三車而出三界噫嘻此乃聖賢方便善巧

譬喻之說也居士三車則佛之慈力也火宅兒女則三界衆生也此理非有非無非實非虛儻言其無終日嗟吁儻言其有故不出走是以火宅雖苦出之者少三車雖樂乘之者稀凡百君子勉而再思不可不知吾是以區區而賦之云爾

題懷素歸田賦跋

張平子歸田賦懷素草書雍熙閒內出此書俾再裝褫工人以絹本進入自取其紙本以售於人久之流傳士人家既歸於我然筆墨自如無間淄澠嘗思古之爲書自二王

已還歷數百年寂無知名者至唐以太宗好書故歐陽虞
褚同時而幾過之迨唐之末世以書名家者多矣然皆不
能過貞觀以歐虞爲師祖獨二張草書見於開元天寶間
較其歲月前自張伯英以至今日千五百年莫能繼者亦
可謂之豪傑矣中間以文章知名含華咀英馳騁今古者
不可勝數何獨至於書而其客若此哉歐陽虞褚若二張
皆吳楚人天之宰物又不可得致詰也

題仲芮家藏四畫

右宗室仲芮以名畫數種示予且俾予爲書予何足以知

之姑發而觀焉其一大李將軍桃源圖其二南唐李主雪
鵲雪雀其三鍾隱鵲隼其四徐熙牡丹桃花富哉一時之
奇工美迹也二李見於總章咸亨之間始爲山水畫乃羣
工之祖也纖繁蘊密間以仙靈雲闕羽衣煙霞縹緲龍虎
花竹無物不具有長春不夜之景後世俗工非獨不能爲
亦不知其學也張彥遠畫記云每作一畫必先起草按文
揮灑合之畫工固無是事也李主天資多藝書本鍾索畫
法韋畢筆力遒勁若聚鍼鐵故議者謂殆不類其爲人惜
乎拙於大而工於細觀之使人歎息鍾徐之迹度越前人

技足以爲貴上好下甚風之便然夫是數物者其工可謂精矣二李之迹固不可及如鍾徐輩纔百餘年亂色雖多不復有一人相似者亦可怪也何絕絃投斧之遽邪技固如是況爲道者乎斲輪之歎方信於古人學步之尤尙希於來者

題姚氏家藏畫

今日姚熙州出衆畫唯老子一幀最爲奇古晉人筆也老子牀坐從者三四皆土形木質神王如金精玉彩固神仙人也其次徐熙花今之畫花者多矣苟取一花並張之形

色皆奪所謂婢對夫人也又有孫知微五星近世之奇筆也爲仙佛者略使之無酒肉氣已足尙矣今人畫仙佛唯要紅紅白白乃是世間富貴之士非神仙之質也俗人執筆必爲俗狀以賣俗人授售之間彼此各不知或有濫瀾則人舉非之吁百年之後當有鑒者

易論

妙萬物而爲言者道也妙道而爲言者元也天地之大不能加於道道之妙不能加於元仰觀而俯察探往而知來天地之繡不能逃也故曰不能加於道道有善惡大小隨

世污隆並游於君子小人之間故曰不能加於元元也者
道之宗萬物之祖引乎百世之上不能見其端反乎百世
之下不能齊其末始而非始以其有終也一而非一以其
墮數也非精非氣非指非馬天所以行四時地所以出萬
物人所以正性命老氏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無名者元之謂也有名者道之謂也無名者不可名也古
之聖賢擬諸形容象其物宜者多矣至於此不可以名言
雖不能名而顧藏身利用在其中得之卽生失之卽死其
爲生也大矣乾之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乾坤之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萬物可資也所謂資之以始資以生者果何物哉故其探幽而識顯察微而知彰見明則仰之以日月履潤則俯之以江河見資生則知其地力也又鳥觀其資始之功哉始不可見況於元乎老氏之言道猶曰恍惚杳冥精物也雖聖人之言易姑曰元而已又曰乃統天茲義至大使學易者洗心而求之由是知元者聖人之蹟也亨利貞百姓與能焉故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者天之化也能統天之化者惟元乎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得其一

乾道變化各正性名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
寧凡此皆亨利貞之功也先立乾元之功次言三德之效
終著人物之性萬物皆有性性其情者唯君子能之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者唯聖人能之如下文乾元者始而亨者
也利貞者性情也互爲體用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又
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善之長況天道也體仁足以長人
況君道也亨者嘉之會也又曰嘉會足以合禮嘉會者時
也合禮者朝廷鄉黨之事也君明臣良化行於上而格於
下天下無犯非禮三代之盛皆是也利者義之和也又曰

利物足以和義凡言利者有徇焉爾徇利而忘義則爭端作唯義之所以爲利者先義而主和先義則利物也主和則天下莫能與之爭湯武是也貞者事之幹也又曰貞固足以幹事自無名而至有事其漸可知已幹大患濟大難唯堅貞幹固者能之參之以權挾之以霸危而克存顛而克扶皆可也期於濟事而已復何嫌哉故孔子文言不以乾加元直曰元者善之長明雖乾之大不能加於元用之周而不能亢於體故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又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前言用九天德不可爲首此言乃見天則申